欽定四庫全書

斐然集卷二十七

祭外舅張兵部

宋　胡寅　撰

子壻新除起居郎胡寅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

致政兵部丈人之靈惟公天資敏哲秉德夷粹飭身

修好學彊記妙齡發策甲科自試不弛不競悠然卒

歲擢[illegible]御史擢轉[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斥曾不少慍還寘郎省

復要郡寄文昌羽儀太守豈弟周旋出入三巳三仕公
時既老守道克毖笑色温如一坐和氣不義浮雲棄若
唾涕蔡門招之斂衽謹避竟不得汙以成其志惟公宦
遊踰五十祀其在京師舉子奏技疇咨衡鑑惟公是畀
錙銖罔忒妍醜莫蔽一時公卿多門下士奮身寒遠廪
肉既繼豐人約已脫粟布被平生嗜書白首益勵藏之
萬籤不以足意抄之龜手不以為勩掇其英華拔其根柢
發之文章典雅精麗不自表襮狐裘反衣誰之不如雲

路獨躓訖無見知奄忽違世嗚呼哀哉宣和辛丑吾仕
初筮試於南宮萬人來萃公得其文手之不置擢于上
科見謂遠器妻以季女申篤情義登門受教盡發其秘
日聞格言飽識奇字別手都城後會難冀公守定陶我
官洛汭公歸甌閩我客淮泗心與雲飛跡若匏繫祝公
百齡庶得款侍一疾何遽電倏川逝病不執手奠不躬
醊歛不凴棺葬不臨隧死生永隔有淚如雨自公之歿
亂日益熾兵塵暗天流血滿地中原衣冠流落四裔孰

得耆老晏晏休致歸榮故鄉順命委蛻生雖不遇死則無媿如彼美玉今古所貴埋之佳城韞匵何異善積流衍況有賢嗣終大公門亦復何喟

祭亡室張氏

維紹興七年歲在丁巳九月某日夫胡寅明仲謹遣香燭酒茗果饌衣服歸祭亡室宜人張氏德馨四十三娘之靈嗚呼哀哉與君因緣十有六年逮事翁姑最蒙撫憐鞠養適庶大小滿前內外姻族曾無間言敬愛良人

禮節周旋才雖不敏志識多賢我行四方仕路回環留
君侍傍以悅親顔君稟弗强為疾所纏數經危殆復幸
平痊時不少須氣血消殫豈謂一疾永訣終天常時介
來書翰盈篋今以訃聞一語不傳屬纊之際念予在遠
想君此心欲語誰展孰不夫婦義薄情專義重于情惟
君則然阿翁慟哭白髮垂肩兒女蹁蹁呱泣漣漣君去
不顧亦何忍焉傷哉久貧囊無留錢養生治疾藥餌不
全以貧準灾庶幾少延吾言既屢君志亦堅我夢不祥

歸心如湍形不能馳以危為安粥藥不親衣食不見雪涕西風比懷千萬山川悠悠霜月苦寒君何所歸長夜漫漫時服一襲酒肴一盤遥寫我悲何以自寬

祭陳運判夢兆

嗟夫人不知心中道而反苟其知之奚論歲晚惟予不肖寓居衡山中列于朝其職可言利病之悉得于民間有二千石虐及煢鰥有部使者營私畔官相與奉承一道永嘆常以上聞天討厥奸其後來者視予仇寃首尾

四人先後三年謗而傷之欲禁其宣平生善交聽之于
遠心為我危舌為彼卷卓哉惟公素無半面持節平楚
厚相慰荐予方大憂臥苫斬然既旅其處又營新阡非
公仁明軫兹孤孱使彼忌者尚爾持權雖有誠信豈無
悔焉公才利决忍無留難百里所恬千里所安眷言三
相邀于帝闈劇盜之餘比罹旱乾饕吏牙之益困于殘
自公下車深鋤其患脩白者舉反此者按曾未幾時民
瘼稍痊而公病矣弗佑于天天不可期曷禍于賢聞公

之訃有涕漣漣以德報德以直報怨先聖所許人道所建嗟公已矣我報未展姑酹一觴千古之醆

祭侯郎中思孺

古語有之生若浮萍死若逝水顧所立之如何曷耄期而後喜公奮跡於寒鄉飛英聲而躋跑躐俊造之上游決高科而鵲起睇雲霄如咫尺陋一息而千里總泮水之弦歌飫瀛洲之圖史經握蘭于華省尋仗節于使指師作新之術業臬紹承之道揆宜所懷之亟展誰使行

而尼止雲濤洶乎三峽傲扁舟千屣履笑委禽于德耀
豈夢雨之可擬抗鐵冶以窮年困鹽車而垂耳倏蹭蹬
于晚迹撫壯心而未已監武林之小城刺炎陬之窮壘
復撼頓于師言遂逍遥于岳趾飯蔬食而奚怨衣緼袍
而孰恥吾先君之息駕屏世紛而莫邇公不倦於叩門
矧復齊于甲子有若我之愚戇嚴禮貌而弗鄙貽氷柱
之大篇貺長須之雙鯉越既久而益勤不自尊于髮齒
擷南山之紫翠酌北澗之清泚稽宏論而茫洋齊譎恠

與傲詭會予馬之遠遷來重諾于離仳曾轉首而幾何
遽驚心於哀誄惟公才之放逸若漲川之無涘騰意氣
于風雲絢詞章于霞綺逮憂患之霧蒙投佛海而自洗
嘆白足之無人領青衲之長跪晚乃弄夫墳典悟曩得
之非髓摩治忽于往聖欲論患於旒扆諏諸生以衆說
默瞑聽而隱几決去取於須臾俾授辭而落紙粲大義
以盈編閱日月而甫爾仰精爽以翺翺抗談端而靡靡
咸祝公於三老何奄忽於一逝云春秋與易傳尚胸次

之盤峙嗟後學之莫知悵斯文之已矣想殷勤之故情
慘悲風而涕委魂兮來哉歆此芳醴

祭李待制似矩

惟公 生稟異才夙存遠志佩鉤繩而帶規矩推四重於
士林窺户牖而考淵源會九流於皇極譽髦昭代振羽
高衢持槖從行言必忠嘉之告宣威作屏治稱師帥之
良踐更內外而公望愈隆經歷艱難而誠心益著柄臣
不能以非道屈致天子嘗欲以大政倚毗軒冕倘來豈

隨人而俯仰山林獨往聊卒歲以優游濯纓紱於滄浪結茅茨於紫翠緤馬閬風之苑騎鯨渤澥之波厭雞虫得失于堦除付鵬鷃逍遥于宇宙方欲拉喬松而玩倒景友期羨而游太清屬開讎敵之詭盟深慮覆車之併轡拜童極論寧曰身謀納禄告歸庶幾王改清議終期于岩石耆年俄迫于逝川縉紳歌不憖以興悲邦國歎云亡而增瘁永惟先子早揖俊遊道不逢時嘗草歸田之賦義深引重俾彈掛壁之冠逮茲臯楔之凡材亦借

丹青之妙手雖薦賢舉類公心自比於上臣而被遇辱
知我意實同於國士載念寢苫之日方來侑奠之詞歲
月未幾老成繼往憫餘生而獨在展新兆以無緣愴懷
倍切於尋常哀誄莫陳於彷彿英魂未泯旨酒來歆

祭陳少卿幾叟

人生孰不有知兮惟無學之足患束帶秉笏孰不慕君
兮能行義之為難昔先覺曰龜山丈人兮實伊洛之回
騫公服膺其左右兮由綠髮而華顛有諫大夫了翁兮

匪躬蹈難而不變謂公為吾賢孫兮付志業之未宣公受資既遠絶於人兮天又玉之以百艱偉發身於英妙兮落組麗而雄健中優柔以饜飫兮求精粹而竆研探閫奥發其秘兮坦坦道而是踐後來者雜沓横出兮邁五十矣而青綸沉伏百寮之下兮突晝冷而蔬飯羞折腰於五斗兮亦何冀乎九遷凛大冬萬木慄以摽兮獨長松鬱乎蒼翠倘匠石欲成厦屋兮無寧弃而弗挺遂觀珍於玉海兮遂佐御史而執憲遂進預七人之列兮

遂掌禮樂而司存皇清問訪古道兮又前席於講幄之
筵公以所受於師者兮單厥心而薦聞以所承於家者
兮祗乃事而辯論何忽然而去國兮曾坐席之未溫主
施厚庸酬荅兮道不可枉以求安知我者相期於國士
兮胡敢衆人而報恩耿薄雲之乎太空兮輕塵棲㬎㬎
乎弱管攄鍾鼎豈不有命兮還食薇於故山強哉矯不
變蹇兮亦得正而斃焉予先君子器愛兮逮晚歲而益
敦既論獻於冕旒兮復重之以婚姻公歸兮邈無緣一

其然初記姓名寖窺簡編遂至該洽閒窮見殫治道革
因事倫本根剖分詣盡如不能言溢為文字下筆盈編
貫珠纍纍倒峽源源乃教厥子夷途加鞭詩禮發身忠
烈名存乃立厥家於門江干高廩大囷書樓飛騫求志
弗仕甘守丘園朱衣象笏郎省通班弟昆怡怡曾玄蹁
蹮目有國史耳無管弦其處樂者如處約焉木訥惟仁
利口非賢信行恂達里閭欣嘆千古共詞無閒無愪李
耳持寶子輿達尊旁稽幻說鏡象忘詮衆甫既具五福

而來情好還往識公王城彼此壯年杞國憂天不逮周旋厥後二載相遇建業繾綣初通話言始接我留震方公行坤維志各有在寧嗟別離騂騮騰驤歷塊而躓道出衡山見尋蕭寺時吾先子命啟新尊吾瀹園蔬大白浮君跨驢紲袢夜飲達晨舉扇障日氣衝南雲丙辰之秋吾為嚴州公守溫陵過而肯留千峰映臺寒菊靜悄醉睨弓彎呼扣窈窕同時侍臣而參而商朝不並席燕不聯觴豈無愛憎事靡相及豈無謀議言靡相拾而我

伯氏養親衡茅參乎羊棗回也簞瓢公曰惜哉敬而禮
之悉力吹噓振而起之自情而論本無睽疎撫事而思
情既有餘逮於庚申我歸榆社見公弟昆屏山之下引
之升堂拜母夫人塵榻解懸主意仍頻水有湫源山有
岩巘無髙不臨無勝不踐無唱不酬約我重來送我交
溪別首重回及公晚年復此展訪我懷坦爾公語宣暢
因悟南華凡有皆妄開吐衿抱有加於前我見脫略公
歡則全甲第翬飛名園繡錯觥籌蝟磔棋響雹落作以

絲管紛羅麗研艷動華屋轄投深泉三日不瞻已辱誨
戒嘉肴我食旨酒我待項獨恠公形色凋謝尻輪欲行
神馬弗羇又復喜公氣弱志强憂在國家病語忠莊五
十非夭古人所稱曷為公悲欲攘未膺惟公英邁受之
間氣篤於施人勇於為義聱牙大論衆頸縮龜公一奮
鬚立决無疑錯節盤根衆所憚避公一舉手游刃餘地
其牧民也所臨去思其總戎也畏而愛之光射斗牛十
步千里俾為鉛刀干越所恥匣而藏之痛惜已矣書公

志業國有史官有誄有銘炳如青丹莫寫我心寓此鮭
敦酌醴盈巵公不舉覆

祭外大舅翁殿撰

伏以合姓所先爰係宗祊之主悼亡滋久莫尸蘋藻之
羞載擇宜家審諮名裔仰師資於庠序瞻賢範於省臺
視先公為道義之交潛大業同春秋之志通津一棹夷
猶誰見其疾徐虛室萬籤造詣孰窺其涯涘夙以年家
之子進脩父執之恭喜溢眉間意寘其語外每幸攝齊而

侍坐未皇挾策而請疑白玉精金歎疵瑕之絶指太羹元酒知典則之尚存回首八年驚心一夢有齊孫季妥契我嬪迺笲既同川途弗礙自始謀而迄事咸率禮以無違粤從靖節之廬來訪子雲之宅柏堂春靜空餘隅葉之音蕙帳宵閑尚感鳴臯之怨光塵雖杳愴悼曷忘願惟鍾愛之有歸欽想英靈之如在謹率新婦某具清酌庶羞之奠陳於墓前以故外大姑恭人余氏配尚享

祭季弟婦唐氏

維紹興十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伯寅姆姆翁氏同祭於三十四嬸唐氏惟靈生自名族來嬪胡門逮事尊章祇肅晨昏燕及娣姒情同友昆相其夫君克有諸孫室家令儀外無間言歷時多難翼翼辛勤謂享晚福以永其年何期奄忽命也難論今當永歸南山之原酌此家醴具此常餐終天永訣有泪盈巾魂乎未泯尚克有聞

祭孫判監奇父

惟公敏健之才可以躋膴仕該洽之識可以備訊究雄

詞本乎騷誦逸學窮乎篆籀所交慎篤非仁而不與所守勁介非義而不受是謂縉紳之老成非特荊州之耆舊也中歲念亂孤憤心疚支末雖癈精神自富流離困躓以逮皓首懐不忘於故丘志尚切於戎醜每臨長風對觴酒壯氣激烈以彌厲吐壺已缺而重扣葢猶足以乞言問政欲見則就賜之几杖加以籩豆不使老至長飢捉衿而肘見突冷於永晝也嗚呼哀哉我先君早嘉英秀及觀為政晚意逾厚俾自拔於癉鄉來卜隣于衡

岫人事好乖斯願莫副獨予兄弟乃幸參侯聞前言與往行常發蒙而啟覆雖大藥之乏資在德人則宜壽忽不瞻而幾日俄斂藏於一匱方公病革陰陽交冦了不怛化出語無謬有固窮之義訓遺諸子以筆授卷釣絲於七澤聆孤風於遐宙讀先生之自傳與斯文之真侑庶漱石之高情克紹乎簡册之光而斷蛇之陰德燕翼於雲來之後也

祭妻兄張撫幹良臣

昔我冠年肈試南宮即以藝文受知而翁收置門闌妻
以愛女獲交昆仲竟歲遊處劾官洛杜君在定陶迺馬
見過意方逸豪遺俗故家尚有存者弔古搜奇歡不忍
舍戎塵坌來相與契濶乙卯會語丈人已歿曾未三年
予復悼亡君之仲氏丘木既長庚申訪君家山蕭寺悲
笑雜集如夢中事丙寅之秋予還武夷未及尋君君喜
而來留止彌旬情好逾厚觀君氣骨堅耐如舊豈謂此
別遽隔死生一朝訃至驚呼失聲篤實之資朴茂之行

謹幹之才樂易之性青衫下僚迄不一施徯克厥家而止於斯君幸有子仍有季弟武部之澤庶其在是望君千里遥遣此觴疇昔之思曷日而忘

祭張給事子猷

昔在政和學校賔興青衿譽髦鮮或不升賢士之聚實始識兄兄時遇厲力弗自騰日一溢米有問莫譍舍中諸生春貢來盈語誦嬉嘲嘈嗷其聲兄雖臥病靜默而聆他日見謂子獨爽靈定交投分相與以誠子方冠年

憍氣矜騰蕩潏詞江湛酣酒觥高視四海孰為公卿兄
獨溫慎期我有成帘樓夜集花市朝行悠然雲淡漻爾
水清曰此紛華冏堪寄情與子出郊曠美舒平北望大
河西眺諸陵東臨汴泗南想羌衡春風融洩秋氣澄冷
短琴一弄長笛時橫尋幽弔古治亂常評心憂禾黍耳
厭簫笙顧謂銅駝將埋棘荆歲在辛丑雲海騫鵬龍門
並進雁塔同登武部星郎實司文程於兄從祖有女瓊
瑛遂以見妻由兄推名會迫告歸分袂征營後合之艱

先以凄凝各効一官啟明長庚名冠者誰中天欃槍宗祏遂南再立都京紹興五禩同遷王庭回首舊遊恍如夢驚簡書是畏讒語何曾閲日未幾又別江亭十有四年猶飯一蒸書題雖數心曲難形但祝加飧百禄具膺豈謂小疾奄嗟沉冥惟兄之學演迤深閎渉乎諸史貫乎羣經怡怡外容肅肅中扃有類坦率了無巇傾沂水之詠雖則未賡荆舒之說早歲已懲孝養純篤夙師閔曾口體為下志意是承故其為文以燵以榮而見於用

以敏以精撫字稱良轉輸稱能入時從橐近列華明出
殿藩維遠俗綏寧上主所知清議所憑奚不貴耆進班
疑丞俾究施為以詰戎兵云亡之痛豈惟親朋我欲為
誌述兄平生傳之悠遠不在斯銘姑遺長鬚往薦芳馨
莫寫予悲有涕其零

祭郭提舉子元

嗚呼有道之後其傳遠矣賢如立之志業可紀予遊雒
師立之已死盍嘗徘徊通德之里聞公純厚操行懿美

欲見未遂人遠室邇衣冠南渡邂逅湘水公越耆年予亦艾齒山陽岳縣相望甫爾每聆車音歡笑倒屣從洛往故哀哀歷耳粹氣薰然德容靜止温恭是力信順是履皓首簞食蕭齋隱几玩意韋編終而復始謂言仁者期頤乃已何期奄忽一疾不起回首曩者同數君子到我碧溪旬日遊從漾艇鏡中舉觴竹裏談笑清真風度凝峙似雲無心如泉無滓德星暫聚高躅誰跂諸人好在公獨傾陁盤有時蔬尊有浮蟻遣詞叙情魂尚來只

祭劉致中

嗚呼天生百材莫不有用材之尤者其用尤重南金大貝金玉明璣惟或不好好則德之獨吾致中乃異于此百不一見不壽而死嗟嗟致中早自貴珍見賢必事遇仁必親學無定師叅以訂證濬其明穎礲其廉勁事親篤孝友於弟昆政施厥家肅雍閨門其在友朋忠益相告其於鄉黨善者所好德義積躬名聞於朝公卿引重弓旌是招三揖而前尚赴堂察君以疾辭歸馭遄發縉

紳趣榮快徃奔馳豈有匹士重己如斯士負知能鮮克
遵養歲不吾與利有攸往猗歟致中術略疏通若將終
焉一畝之宮謂天艱之式燕具晚而迄艱之惟理之反
文木良徐仆於嶔巔有鬼者樗乃終天年切玉之刀以
貴弗取鉛胡能割玩之在手鄉里之分姻婭之情膠庠
之舊磨琢之誠别去再期期復來會我今來矣君往安
在旅酒弗旨豆籩不嘉獨有悲思君其知耶

祭楊珣

人之生兮浮萍隨波濤兮無垠偶飄颻兮值遇遂密比
兮依因吾初來兮新邑覵爾居兮西隣方念咎兮息交
俄數面兮成親屈輪指兮逮玆淹五冬兮四春結茅屋
兮南郭爾來曾兮逾旬不顧我兮寂寥匪附炎兮強臻
或狂風兮揺空或清月兮掛旻或夜雨兮蕭瑟或春花
兮氤氳或高臺兮寓望或梵寺兮怡神有好酒兮必同
班肴蔌兮錯陳或商謳兮浩蕩或齊諧兮紛綸眷地角
兮徘徊忘天涯兮悲辛予舊交兮日疎爾既久兮彌寅鼓

爾筮兮未冠嘗遣足兮成均中慷慨兮投筆脫儒服兮
戎紳餬其口兮一官竟何得兮隕身賦才謂兮可用祇
碌碌兮埃塵四十四兮無兒絶新昏兮室人甫不覿兮
七朝被微恙兮永淪耿昭昭兮就盡視死生兮夜晨歎
逝者兮臨川眇今古兮同津吾慶予兮久隳乃酬爾兮
芳醇亦忘懷兮怛化聊為爾兮唏噸

祭顏翼

嗟嗟顏生昌隕其身耶抑恃妙齡忽衞生之經耶晨出

夜歸冐犯癉氛耶酒焦水浴寒侵而熱蒸耶昧彼藥石
孰損益於吾身耶延子外館敎我二孫不縱不苛訓飭
甚勤見子所著干祿之文為蠅頭之細字擬詞場之千
軍我於爾時追隨人事趨走頻煩未克自貴方將遲以
歲月感以誠意勸使為己而學凡致遠在識趣天爽敏
以賦汝勿逐末而暴棄何畧然之春花遽隕霜而萎瘁
既殮殯爾酹以薄祭旅䰟悠悠豈能一至

祭妻兄翁主簿子光

嗚呼子光何為夭折方行萬里登車軸折錦山雲水道里數千閒君之訃驚心慘顔昔在少卿有言有德宜躋華近終老岩側司戶秀傑洵美令儀不遐其舊九品之卑再世所鍾謂在孫子君齓而孤克自峙嶷既就師友既敦詩書孝弟祇祇家庭愉愉親仁篤義疎才弃惡處約則甘趣俗則倦載此粹懿宜福於天宜富宜貴宜得永年理有難推君奚不淑凡百交遊咸為君哭而況北堂鶴髮慈親哀哀諸兒曷辜于神吁嗟斯人命孰長短

貪婪無厭谿壑寧滿四福具矣好德靡稱展跖考終亦
曰苟生誠能好德而貧而賤而不大耋君子維燕用是
以商子光奚尤昔也若浮今也若休惟我摧頹晚婿君
婿與君論心百未十旣屬以罪垢跕墮南雲見君知難
何期永分長號西風侘傺鬱結寓詞侑奠聊以告别

祭范太監元禮

惟公器質温良材用膚敏飭躬力學服職靖共門戶盛
時不自驕汰循途平進厥間甚休晚守衡陽承郡凋困

竭意摩拊民獲少蘇上官弗仁詆為慢事退奉閒館亦無怨尤顧予迂踈託契先代書問勤縟情義甚敦中經劉江値公寓止接語又欵益窺所懐每及時難詞氣感慨許國之意不忘拳拳尚期顯榮以攄志業有生遽盡曷至於斯聞訃失聲天不可慮方此哀制往哭不能遥持一觴以寫悲抱

祭龍王長老法讃

嗚呼嵗在己酉强敵内侵予先君子航湖而南小駐碧

泉莽野荒墅冬鬱濕薪急雪堆戶忽有僧至草衣讃公
佛堂巍巍步象音鐘與之坐談飯以乳闕惜其適身公
材利用厥後慈雲虛席生塵魚鼓弗振府州選人遂以
畀師移錫來處誰為證明予有請語自茲還往二十暑
寒每辨異同拊掌大歡維師行事詳締穩實公方無累
私語無失梵宮之內金碧煌煌水雲明潤山木蔥蒼心
雖不朽生則有盡示病寂如埋骨弗燼念我先子築丘
宮前樵牧不犯師勤則然誰其嗣之感舊興愴茗餌薦

誠目斷青嶂

挽吳丞相

妙齡一目了羣書未壯聲華衆已孚器遠況曾師舊德
時來俄看獻嘉謨親扶日轂升天路不許金戈入帝都
大節已全名自永詎同姦慝苟全軀
追念宣和國勢孤上公元宰導人諛妖氛已覺前星暗
皇澤寧論少海枯誰謂玉華傳玉座共知青瑣伏青蒲
讒言一發堪流涕禍在同升有鄙夫

黃扉清啟帝之初俊乂招徠念遠圖桃李舒華方雨露鴛鴻戢翼又江湖當年舉國蒙休烈至死無人雪厚誣圓覺妙明何計此獨疑遺恨遶蒼梧

挽劉忠顯

念昔京都晝掩闌黑雲黃霧塞人寰南城掃雪迎耶律北道聞風拜祿山不為身謀心皎皎已終臣事意閒閒何人得與高名並千古常山諒可班

未識堂堂玉立姿已傳薤露滿山悲空餘父執修恭意

漫繼詞流紀德詩諸子盡賢門益大萬家餘地塚初纍
紛然盡奪三軍帥誰識公心死不移

挽陳幾叟

妙質曾揮匠石斤久於其道更超羣皂貂破敝頭蒙雪
黔突淒涼氣吐雲忽上諫坡規帝德又陪經殿勸皇墳
事功難必清名在未辱先賢付託勤

挽楊訓母莢氏

戚戚秋風颭旐旌送車千輛咽佳城令妻壽母名兼美

孝子慈孫禮備成望士有詩歌紼綍梵坊無侶獻鐃鉦
更慚朴語書銘石萬一幽光久更明

挽某氏

慈祥令淑禀于天宗族閨門共仰賢中饋克脩惟六二
義方能敎亦三遷藝萱無復忘憂日種栢行看合抱年
舊欲升堂今已矣大招成些重悽然

挽李太孺人

桂水無情日夜東空餘丹旐泝西風一經不負門閭望

五鼎端宜饋祀豐茂渥出綸觀有煒芳徽勒石播何窮
遥知祖送詩千首挽鐸聲悲大隊中

挽端州黄大用大用喜讀書有志行數過予講討
雖未詣宗本要自佳士可尚也心為形役遂以
病死作二詩哭之

每惜南冠懶讀書欣逢之子富三餘文章戸牖雖頻闖
師友源流或未疏底事箇中紛侘傺坐教淫末費驅除
昭昭奄作冥冥去悼爾能無一束芻

鋸屑霏談涉往今濡毫洒紙掞詞林聽歌鹿野三章後
悵下龍門九曲深十口西疇貧索莫一官南選晚侵尋
早知大易無思慮應悔生前未洗心

挽黎承事

北正黎司地南來得姓繁清時能教子餘潤必高門珠
蚌他年譽金籯晚歲温王師勤佐餽鄉鬬待平反援手
遺嫠難酬心樂泮思凄凉投轄井慨歎給孤園蓺檟平
居近攀松永慕敦流年駒過隙不辱付諸昆

挽譚邦鑑

忠烈延康子期順致政孫文詞金震蕩行治玉純温夢
熟黄粱早名餘絳旐騫傷哉九京路白日悶泉門
契好聯三世交情晚更深宦遊乖握手書到豈論心歎
失超騰願愁聞相挽音平生一尊酒已矣不同斟

挽楊子川

傾蓋小冠市論文喬岳陽一生能幾屐兩鬢忽成霜我
尚棲南嶺君俄赴北邙無因澆絮酒回首重呻傷

斐然集卷二十七

形德意而臣父抱疴寢久艱于入覲臣繼荷聖恩曲從所請退食祠館俾就色養仰惟急賢願治多士傾心孝愛之風形於四海豈臣父子獨受隆賜謹以雲漢之章寫之琬琰四年夏四月宣義郎直龍圖閣主管江州太平觀臣胡寅謹記

跋唐十八學士畫像

昔孔子語冉有曰衞庶矣冉有曰又何加焉曰富之曰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唐文皇不世出之君也房杜宗

臣之魁也相與圖治至于斗米數錢行旅不齎糧則貞觀之功極矣其禮樂道化無傳焉千載一時而所成就止此可不深嗟而重惜哉故予嘗論三代而後獨漢光武明章之治庶幾于敎者可一變而王也因觀羅提所藏唐十八學士畫像遂書其卷末

跋劉殿院帖

自新法禍民天下塗炭獨謀殺人者蒙首免之惠至於令人習知夫按問欲舉之便也其不忌之寖酷矣方王

謂不止於歎詠而已二公名節始終俱美而介甫當權面斥質肅公使發憤而薨竄逐諫院使流落至死介甫之學非不强也其行事乃爾果孔孟之學耶今臨川集中此詩不存然言不可以人廢故書以附詩刻之末抑以見公於語言者未必能踐而重厚簡黙之人其所立必有大過人者如質肅公父子是可師也

跋陳諫議書杜少陵哀江頭詩

諫議陳公所書公外親臨江蕭君建功得而藏之云公

之絶筆也公學行文章皆居第一流而尤顯白聳動于天下後世者則以知蔡京姦慝禍國于未用之前也此書信其絶筆是乃憂思至痛之情言不見用身且竄逐視國家將危而無可柰何後之覽者猶欲慟哭流涕而況其身親之者乎嗚呼悲夫

跋畢文簡與寇忠愍帖

古者人君將有事于四方必使知者慮義者行仁者守澶州之功用此道也夫應事于倉卒者其難有甚於耳

聞目見切身經慮之熟也文簡諸公文昭武烈乃當晏
築右文之旦伏觀此帖詞平意和不見凌遽非有大過
人者必不能成天下之大事也遐想其人願為之執鞭
而不可得

題畢西臺墓誌後

西臺公與師垣恭氏為布衣交有同年之好蔡既擅國
亟欲引公助已公謝絶之遂坐黨入籍後又數寄聲通
殷勤公終不荅以此坎壈竟不得試彼富貴熏天忽與

草木俱腐而公德名義爵皭然不緇得喪榮辱奚安在哉予晚生不及識然高山仰止心誠好之與其子季我遊獲見銘文伏讀三歎因書其後

跋楊龜山李丞相送鄧成材詩卷

君臣之義與節義之辨在今日尤所當謹者成材為盱江幕金人檄至守以城降成材爭之不可乃弃官歸成材為小官所守已若是是宜先覺名臣深嗟而重賞之行且為世用矣顧卒此志昔在仁祖時朝臣送唐子方

詩皆譽其直諫之美王介甫詩獨曰薄俗易高名已重壯圖難就學須强識者以為得古人相勸勉之意予於成材亦云

跋胡待制詠古詩

前事之不忘後世之師也古人求多聞將以建事貴多識所以畜德至聖賢猶不敢不勉而後世之士有寸長片善則裕然若不啻足矣以儒士為無用以古學為迂僻非史洪肇之倫則原伯魯之流反理寘行身世兩敗

吁可憫矣宗兄汝明有志當世不以材能自高又尚論古之人形於詠歌觀其所否可以知其所不為味其所與可以見其所景行非特評史蓋言志也如不用則已用則吾知其無牽意而行揚己矜衆之事于昔人建立必有所到矣三復欽仰題其卷末

跋李尚書路樞密送張元裕主簿序

某識德餘十有六年每見之口道古今而未聞其論醫觀李尚書路樞密所與序跋則知德餘兼通神農岐扁

之術而有家學益恥以藝名耳某曰醫已人病救人死君子之心無足恥者向使德餘既富且貴而殃民害物其可恥豈不甚乎今仕而不偶曷若已人病救人死如君平賣卜稍可樂飢而止斯亦賢於受禄居位而為人病者遠矣德餘試思鄙言

跋葉君論語解

學者得一官皇皇於進取若不及怱焉老死莫知自憐滔滔皆是也超然年將六十方且從事於童習之書忘

惟不以譽已者自足而思進吾所未足則岐和扁華亦將可及爾尚勉之哉

題嚴子陵祠堂

嚴子陵不屈于漢光武其襟度高遠非世俗淺丈夫所知姑置勿論其告友人之詞曰懷仁抱義天下悅阿諛順旨要領絶士大夫能奉此二言之戒庶幾往來祠下不點汙山水它亦何足道

示雲瑞

先祖父中大公隱約時聚徒教授長老元嗣方童丱在
衆中讀書最頴出其後為僧得法名振禪林有詩二十
篇寄先君雖灰心槁形非欲以言語自名然奇氣秀發
溢於翰墨終不可掩先君感舊歎今以兩絶句荅之嗣
没將十年門人雲瑞開堂於永之報恩機縁密熟意象
恬逺有師之遺風乃録兩絶句使刻之石則未知讀之
者以為追隨香山之人歟抑以為不入蓮社之客歟紹
興十一年七月望日武夷胡某書

題草衣寺松碧軒

此軒舊為曲廊趨惡濁之地脩老斷其去路闢南壁為小牖於是嶺谷蟠互大木森映盡在目中軒雖小蓋草衣之勝處也林壑諸木惟松尤盛軒當樹半秀色如潑故以松碧名之凡材雖多不足數也胡明仲書